



志怪小說中的豬

● 施寬文*

關於豬，中國最早的字書《爾雅·釋獸》云：「豕子，豬，獮，豮。幺，幼。奏者豮。豕生三，豮；二，師；一，特。所寢，槽。四豮皆白，豮。其跡，刻。絕有力，豮；牝，豮。」¹「豕」為獨體之文，象四足而短尾；「豬」則為豕子之一種。觀《爾雅》對於豬從外形、氣力、蹄色、牝牡上的分說，可知中國很早就豢養豬隻，而且對其觀察仔細。然而，或許因為豬不似虎之威猛、馬之矯健、牛之辛勤，形貌肥蠢，而且食穢成習，是以並不討喜。與豬有關的成語如「行若狗彘」、「豬朋狗友」、「豕突狼奔」、「封豕長蛇」，等等，皆為貶義；經典如《左傳》昭公二十八年云伯封：「實有豕心，貪惓無饜，忿類無期，謂之封豕。」定公十四年因南子通姦宋朝，宋國野人以「婁豬」諷之²，則或以大豬謂貪婪，或以母豬譏淫亂，亦皆無好語。往昔詩歌常見題詠虎、馬、牛、羊，等等走獸，而詠豬之詩，則甚少見，詩中偶及豬者多關餐食，或取其愚蠢、貪婪的形相借以諷刺人物。稱美豬的作品並非沒有，例如晉人郭璞〈豪彘贊〉即云：「剛鬣之族，號曰豪彘。毛如攢錐，中有激矢。厥體兼資，自為牝牡。」³讚美其剛倔形貌、文武兼備、秉性堅貞，然而畢竟少見，且究其實際，郭璞所詠歌者實是全身長滿尖刺的豪豬。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¹ [晉]郭璞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爾雅注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卷10，頁360下—361上。

² [周]左丘明傳，[晉]杜預注，[唐]孔穎達正義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卷52，頁1717上；卷56，頁1846上。

³ [清]嚴可均校輯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），頁2159。



至於小說中的豬，章回小說《西遊記》裡的豬八戒最為有名，因是甘草角色，頗為討喜，然其秉性好吃懶做，兼喜讒好色，固有慚德。此外，此豬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帥，因為醉酒調戲嫦娥，所以被貶下凡塵，卻誤入豬胎，而一靈不昧，因此自慚形陋，一出胎即「咬殺母豬，打死群彘」（第八回），可見對於自己靈性所依託之粗蠢豬身相貌實甚不喜。從射陽先生筆下所描寫的豬八戒，也可見其雖將八戒塑造為甘草角色，但仍保留了大眾所認知的豬之形貌與習性。

在志怪小說中，豬的角色雖然也不甚高明，倒有另類者。一般而言，豬在志怪中扮演的角色不外是：一、「受報」：生前為惡，死後轉世為豬以受罰；二、「報人」：人死後化身為豬以報仇，或豬死後脫離豬身以報恩；三、「害人」：豬精幻化以恐人致死。四、「惑人」：豬精幻化為好女以迷惑男子。「受報」類的豬為數甚多，以《太平廣記》所收「豕」類的故事而言⁴，其中，〈杜願〉裡杜願的愛子暴死而為豬、〈劉胡〉之豬口出人語以乞命、〈耿伏生〉的伏生母以竊絹死後為豬、〈李校尉〉的校尉外婆因偷米而死後作豬，等等皆是。「報人」的豬，其中之報仇者，如〈都末〉之于闐王凶死後，鬼魂化作野豬，唆使都末發動政變殺死害己之莎車王；此則故事出自晉人張璠《後漢紀》，冤魂化豬的情節與《左傳》莊公八年載述的故事相似：被齊襄公冤殺的公子彭生死後化作大豬，遇出獵之齊襄公，「人立而啼」，襄公因之驚墜，後來也死於政變。⁵報恩的豬，則如〈燕相〉中被烹食的大豬，因死後得以脫離豬身而為津伯，故在燕相的夢中向其致謝；此則故事注云出自《符子》，據《太平御覽》所收符朗所撰之《符子》故事，此豬死後為魯津之伯，化作赤龜，奉璧獻贈燕相以為答謝。⁶另如〈崔日用〉故事中，自知罪業，不喜豬身與穢惡之一眾長生豬，夜求崔日用，崔氏遂殺賣其肉以造作經像，而得以脫離豬身，眾豬魂遂共謝以千金寶劍一雙。

若說復仇之豬實人之冤魂所化，尚不足以擺脫豬「粗蠢」的形象，則酬恩之豬已頗見靈性，知恩而圖報。至若害人、惑人之豬，則靈性昭然，以其能知修練而有幻化之術。「害人」之豬精如〈湯應〉故事中，在廬陵縣亭讓「宿者輒死」的老豬精，以及〈安陽書生〉中，在安陽城南廨舍「宿則殺人」的老母豬精。頗為另類者，則是「惑

⁴ [宋]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廣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），卷439，頁3575—3582。

⁵ [周]左丘明傳，[晉]杜預注，[唐]孔穎達正義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卷8，頁267—268上。

⁶ [宋]李昉編纂：《太平御覽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4），卷903，頁232。

人」的豬精，如〈吳郡士人〉中，因士人以「金鈴繫其臂」而被認出的母豬精；〈元佶〉故事中，「變為婦人，年二十二、三許，甚有資質」，喜沽酒與買脂粉，後因醉酒且兩頰有脂澤，而被認出的母豬精。至於〈李汾〉故事中的母豬精則可謂另類中的另類。狐狸精幻為美女以誘惑男子，見諸小說、傳說者夥矣，形相肥蠢的豬能幻作好女，則匪夷所思。上述〈吳郡士人〉中對於豬精所幻之女子，僅言「年十七、八」，而未及顏色；〈元佶〉中的母豬則已「甚有資質」，至於〈李汾〉故事中秀才李汾所遇之母豬精，不僅是「人間之極色」，且談吐文雅，性好藝術，聽李汾撫琴而「嘆美」，其丰神姿容竟讓李汾驚問：「子得非神仙乎？」兩情相悅後，母豬精之「言笑談謔」，讓秀才李汾自覺「莫能及」，因此同床繾綣，若非李汾竊取其青氍履一隻，不久即發現竟是豬蹄殼，則人豬之戀不知伊于胡底。

〈李汾〉故事中那位姿容絕世且談吐優雅的母豬精，與常見的「肥蠢鄙陋」的豬形象大相逕庭，確實顛覆了讀者對豬的認知，然而，在寫作上並不算成功。豬八戒的形象塑造之所以成功，在於「不即不離」。既已成精，故有人之思惟，不只是一頭豬，是為「不即」；雖已成精，畢竟是豬精，故而長相與性格皆留存了豬的形貌與習性，是為「不離」。〈李汾〉故事中的母豬精則完全脫離了人們對於豬在形貌與性格上的認知，視諸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所載武夷山輕薄士人偷窺天女歌吹，行迹敗露後則表達仰慕哀懷，天女遂賜予小婢以慰其心；士人大喜，回顧「仙婢」，則「廣頰巨目，短髮鬢髻，腰腹彭亨，氣咻咻如喘」，急欲與士人相狎，士人憤而擊之，婢子仆地，化為母豬，嗥叫下山。⁷此處的母豬精雖然遠不如〈李汾〉故事中的美麗優雅，卻宛在目前，以其描寫生動的呈現了人們日常中所熟知的豬之形象。

⁷ [清]紀昀：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（臺北：大中國圖書公司，1994），卷14，頁251。